

百宋樓藏書志

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三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補遺各一卷

舊抄本
鮑深飲舊藏

宋賀方回撰

後有墓誌銘

程俱
撰

慶湖遺老者越人賀鑄方回也賀本慶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吳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挺身奔衛妻子迸度淞水隱會稽上越人哀之于湖澤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

其田曰慶湖今爲鏡湖傳謠也漢孝安帝時遇
帝本生諱改賀氏水亦號賀家湖焉家牒載謝
承會稽先賢傳敘略如此唐代旣頒勳格百家
圖譜併爲煨燧元和中林寶集著姓纂臆謂賀
氏慶封之後非是按封劫專齊政田氏患之聚
三族甲環其宮而夷其族封僅身免走魯遷吳
卒被屠戮安有遺種哉吾家特會稽一族他州
之賀蓋賀蘭賀若賀跋賀婁賀魯賀葛賀賴賀
連賀兒賀略孤吐賀諸姓省焉鑄十五代祖迺
祕書外監之從祖弟諱知止少味老易躬耕不

仕開元末興崇玄學本道三以道舉荐送不赴
會有聞于朝者起家拜上虞丞秩滿試任城令
時李翰林白寓遊是邑與公相從于詩酒間讓
其美政書公堂之壁後人鐫詩石今或存焉久
之遷陽谷令卒官民懷其惠遮留喪車不得時
發因權窆縣之北原三孤卽壠爲廬免喪按安
史之亂縣又改隸東平尋爲李正己巢據之浸
用非法游民浮房禁不聽還伯仲定居陽穀俾
季陰歸會稽以持先業皆力田自潔不復爲仕
宦計季實吾祖也歲一北走省展存歿且自誓

約生雖居死當附骨先壠之次逮七世孫遵約
不墜後屬董昌盜越民罹其毒因棄業北遷合
族焉國朝緣外戚賜第開封隆和里六代祖廣
平王始別葬于浚儀固子陂之原高祖平州府
君受命北征卽詔其家嗣曰吾家本慶氏昔王
子嘗寓于衛而子必以舊氏名之吾死必封樹
衛郊示不忘本府君竟死事朔野曾祖以哀毀
廢于家但名其子而重詔之天聖初太祖總北
道峒牧之正遂卜府君之新阡于衛屬邑共城
東原仍徙貫焉行先志也鑄少有狂疾且慕外

監之爲人顧遷北已久嘗以北宗狂客自況今
寢老且疾念歸何時而亟更舊稱者亦首丘之
義耳鑄生于皇祐壬辰始七齡蒙先子專授五
七言聲律日以章句自課迄元祐戊辰中間蓋
半甲子凡著之稿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
數年一閱故稿爲妄作也卽投諸煬竈灰滅後
已者屢矣年髮過壯志氣日衰落吟諷雖夙所
嗜亦頗厭調聲儷句之煩計後日所賦益寡而
未必工于前念前日之爨燼爲妄棄也始哀拾
其餘而繕寫之後八年僅得成集以雜言轉韵

不拘古律者爲歌行第一卷以聲義近古五字
結句者爲古體詩第二第三第四卷以聲從唐
律五字結句者爲近體五言第五卷以聲從唐
律七字結句者爲近體長句第六第七卷以不
拘古律五字二韻者爲五言絕句第八卷以聲
從唐律七字二韻者爲七言絕句第九卷隨篇
敘其歲月與所賦之地者異時開卷回想陳迹
喟然而嘆莞爾而笑猶足以起予狂也倘夢境
幻身未遽壞滅嗣有所賦斷自已昨歲列爲後
集云丙子十月庚戌江夏寶泉監阿堵齋序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
友自是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
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
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
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
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
其氣業足以自表於世意功名可必也逮今流
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
工名日益高其傳不朽矣與世之酬象富貴與
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可以自

釋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延平楊時書

公娶濟良恪公之女公之子提幹君廩復娶良恪之孫實外姑之親姊故子獲議其子省幹君承祖者嘗從訪公遺文曰先祖昔寓毗陵中間擾攘凡所著文編悉爲敵人攜去獨巾箱有別錄慶湖詩前集在因假傳寫正其字畫訛舛而疑者因之又從趙氏得公墓刻併書於卷末庶知公之出處本末云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邯鄲寇翼令威父記

賀公詩詞妙天下幼年每竊聞諸老稱其名章

俊語今詞盛行於世詩則罕見余傳錄此編久矣意俟後集併爲鋟木念未易得恐失因循迺以所積節儀折色等錢刻置郡齋頃爲德清令邑子以公留題左顧二絕相示嘗揭之亭上今附載於是紹熙壬子七月朔晉陵胡澄題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煉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寶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

龍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
然如雲漢登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
季眞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
方回江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
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官錢塘及通守兩
郡輒謝病去爲岳祠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
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
謂方回之爲人益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
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
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

苦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爲長
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閒思怨之情方回感慨
多感激其理財治劇之方疊疊有緒似非無意
於世者然過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余
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奇窮馘麟可憎方回多
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
爲我詳而敘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
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敘

廩伏讀前集序云自己卯歲嗣有所賦別爲後
集所謂後集以經兵火散失不復得有近搜故

藁所遺及於佛剎廟宇題詠泊碑刻鐫勒并士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集中無者故續書卷尾爲後集之補遺康老矣不復得其全集後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

始予讀公墓誌謂有詩二十卷而所得前集財九卷竊疑其脫略以公自序如此且其孫所手抄迷信之竭來邵陽因命鋟木旣而有于公家嘗傳卷之十者爲子校讐果少近體一卷缺古風一首絕句二十首又得之公子康豫登補遺二十七篇并程公之序錄以見寄屬瓜代之日

無幾不暇附益改作姑目曰拾遺而亟刻之以
全其集云紹熙癸丑三月五日澄書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 舊抄本

朱賀 鑄撰

卷九後附墓誌銘

程俱撰

自序

楊時跋 政和甲午

寇翼跋 乾道丙戌

胡澄跋 紹熙壬子

程俱敘 政和五年

賀廩跋

胡澄跋

紹熙癸丑

黃氏手跋曰余喜蓄書兼蓄重出之本卽破爛不全者亦復蓄之重出者取爲簞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殘缺之補也余每戲謂友朋曰余嘗惜字會出分金特稍從厚爾卽如此舊抄賀方回集止半部係余友海甯陳徵君仲魚所贈以余有重出之本或可據舊藏者補錄其半俾成完璧然余第藏諸篋笥忽忽未有以補也頃張君訥菴頗與余同嗜近亦以余所爲兼收並蓄竹頭木屑之說爲是故遇書之不全者亦時得之

一日邀余觀新收之書內有慶湖遺老詩集之
半余細閱之似與仲魚所贈者相似未即言明
歸取證之竟爲延平之合惟第六卷仍缺即前
本之目亦已失之詎菴一一補完屬爲跋其顛
末余曰此事固奇然不在乎書合之奇而在乎
所以書合之奇蓋兼蓄重出之本及不全之本
此余一己之獨見也而詎菴竟以余言爲然忽
復效尤即獲奇驗則此賀集特爲詎菴軼之始
耳余樂詎菴之與予同心而并樂詎菴之堅信
余說有此巧遇可以鼓興弗衰藏書家不又得

一人邪裝成仲魚適從海甯至因屬同爲欣賞
焉甲戌重陽後復翁

陳氏手跋曰余向從武林書肆得陳古靈集半
部係謝在杭家鈔本曾在用元亮處各有印記
越數年錢君廣伯復得其後半部一一不爽遂
成完璧今已贈荆谿陳景辰布衣以其爲古靈
後人也吳槎客明經有跋載諸拜經樓文集一
時傳爲勝事此慶湖遺老集上卷曾獲諸吳城
元妙觀書坊因思黃復翁家藏書最多舊鈔祕
冊或可抄全所以特贈豈意張君詡菴適有是

集之下卷今秋偶爲復翁所見遂以余所贈者歸于訥菴延津之劍分而更合已屬奇事而裝潢甫竟余自海甯適至吳中則又奇之又奇也嘉慶十九年九月十三日陳鱣記

摘文堂集十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慕容彥逢撰

古今以文名家者多矣其有兼作者之妙爲百代之師者文忠蘇公而已是以皇上萬幾之暇親御翰墨爲之序贊有曰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亶亶忘倦常

置左右以爲矜式大哉王言誠萬世不刊之典
當時學士大夫有經品題皆足以垂世況深蒙
見知者乎尙書文友公家世伊洛河南王之遠
裔也天姿秀拔自幼篤學之老不倦家藏書數
萬卷手親是正不憚寒暑蓄中者旣豐故發諸
外者汪洋大肆浩浩乎莫之禦也元祐間弱冠
登進士第至紹聖初屬設詞科一試而首中之
雅爲蘇公所器重誠以道德文章有默契于言
意之表宜乎聲相應氣相求也公司鳳閣直學
坡登八座五知貢舉天下服其文鑑之高名公

鉅卿多出其門揚歷華途垂三十載惜乎位不滿德未足究其所學而恭和聖製敷演辭命忠言讜論高文大冊每篇奏御必蒙褒嘉真足以造作者之淵源垂將來之軌範也平生所著百有餘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慕容太守爲公嫡孫力於親舊間搜訪所藏尙及千篇忠其先後踳駁且命與祖訂正之興祖善太守之志能使乃祖鴻筆麗藻光傳後世孝也天下學者有所師法仁也仁且孝君子之能事畢矣奚敢以不敏辭若迺孝友之行忠誼之節謀猷之

嘉德量之廣操履之正建明之公有朝廷謚議
與夫行狀誌銘在開卷昭然固無待僕措辭而
後見也輒因其文而次第之以爲不朽之傳公
諱彥逢字叔遇文友其諡云淳熙十有四年歲
次丁未正月上日從政郎蒙州州學教授劉興
祖謹序

先大父少師文友公弱冠登元祐進士第逮紹
聖初首中詞科之選自會稽教官被召際遇明
主徧歷臺省進登八座平居暇日未嘗釋卷有
文集二十卷內制十卷外制二十卷講解五卷

奏議五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綸近於親舊間搜訪所得尙及千篇分爲三十卷命工鏤版目以文友公摛文堂集時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下元日第四孫朝奉郎權知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綸書

東堂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毛滂撰

劉左史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劉安禮撰

留元剛二劉文集序曰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

道伊川東南之士多從之遊而爲永嘉倡者太
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嗟夫人
不可不學學不可不知道世之口先王行市人
者其誰曰不知學哉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
間聲音笑貌之末外浮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
逮非學也假學以文姦飾學以欺人者也是其
自謀寵利與其俱濟汨爾禍福得喪之衡安有
所存者耶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
他甘心擯黜曾是師伊川爲苟貧賤者阻鄒志
元於講張旁出之時挫蔡京於焰勢方張之日

不移不誑何恃能爾而講學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于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倣亦反其本而已矣朱氏手跋曰曩從劉考功公嚴借鈔二劉長史合集元禮止得半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廉吉人以鈔本見寄乃得全竹垞老人識

劉左史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劉安禮撰

留元剛序

劉給事集五卷

勞季言手校本

宋永嘉劉安上著 附行狀 薛嘉言撰

留元剛二劉文集序

劉給事集五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永嘉劉安上著 附行狀 薛嘉言撰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抄本

宋眉山唐庚子西著

鄭總序曰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道志春秋以遵名分易以導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施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字而詩復須韻以成章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

立訓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而行遠堯舜禹
湯周孔孟氏皆明道立訓之文雖秦火洞然傳
之不絕其後楊雄韓柳之徒復著書能文柳雖
少時嗜進不擇所附以至于憤然能學道自勵
贖咎洵非其文攻砭世盲有補教化故卒配韓
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
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
然有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於一時亦不傳
於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聰目有明血有
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違離然後盡善此學

者所當知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
謫官嶺南余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實與
道俱觀其文則其爲人不論可知矣屬意遺詞
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
詞嚴以精或者以爲殆近短溢非也以予觀之
正如萬頃之濶浩然東不崩騰曲折盡水之變
終而覆之終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爲奇天人談
妙于元珠四老變棋于一橘可謂小乎其胸中
如此使摠之世則善然自謫而衰連蹇以至於
死有志之士所爲哀之韓退之謂柳子厚斥不

入窮不極其文學詞意必不能自以力傳于後
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
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
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
有傳皆須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大人先生能
輕重人爲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
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
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
家遂丐其本而刊焉士方留意于時學萬音同
律始得爲醜佞文若不適用不足愛乃今不然

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乎西真豪傑之士太學
誠賢士之闕哉子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遠阻
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世
出世間法余常謂子西金屑雖貴着眼成疾文
章習氣盡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
答曰吾甯盡此生筆硯閒寂然之樂俟來世尙
未晚也坐盥然而笑嗚呼行成於思業精於勤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
之機爲是故也學者有意於傳則以先生爲法
宣和四年五月一日序

予兄子西自黜黜學爲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
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
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戰魄落胆及入官以
來所著愈多至被請南遷其文益工然隨作隨
散不復留藁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
者止載嶺外所述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
昔昌黎文公集其子婿李漢編而序之杜子美
詩故相呂公微仲爲作年譜予與兄手足之愛
親炙最久其編次之意發揮之功庶或幾於二
子焉若夫吾兄子西之文其名之布于天下爲

大雅堂書目 卷一
三
搢紳之所欣慕至其撰著或有先後所造或有
淺深則覽者當自辨之固不待予言而後知也
宣和四年六月日弟度序

近世以文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
舒公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
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
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氏而樂誦之
故言之易以信而傳之易以廣其勢然也乃若
有其官而文不顯有其文而官不顯二者不可
兼故其傳之誠難若唐先生者所謂有其文而

官不顯者也先生名庚字子西眉州眉山人也
紹聖中以進士中第爲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爲
博士士大夫稍道其文而世亦未盡知之政和
初謫居海表流離困苦蓋六年而不返然身益
窮而文益富也其後歸京師做居于景德寺予
時與先生比舍而日得見先生之所爲文頗嘗
請其本以傳而先生辭曰予以是得名亦以是
得謗可一覽而足不必丐而去也於是不果傳
焉退復私念曰先生之文金玉也雖閉藏埋沒
不求人知然氣焰光彩久而必見于世蓋所謂

百子本朝言行 卷一 十一 二二
不待官而後顯也已昔屈原以離騷顯陶潛以
歸去來顯盧仝則以茶歌顯顧當時達官豈無
其人而三子獨得顯于世豈非以其文乎今先
生之文予知其不久而遂顯也先生死不一年
果有彙其文以來京師者而太學之士日傳千
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傳者止此今始序而藏
之庶幾他日必有得其完本者宣和四年八月
十五日溫陵呂榮義德修序

政和中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鵝城謁國博
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是書札往來無非論

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俗事也而道義之交趣
尚之同先君固已序之矣得唐公之文凡四十
五首詩賦一百八十有五首唐公嘗云吾以是
得名亦以是擻謗不欲盡傳之人故所得止如
是而已康佐承乏惠陽暇日閱寓公集蓋東坡
先生與唐公謫居時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有
二首詩賦一百十一首與吾先君所傳頗有重
復既而進士葛彭年以所藏閩本相示文凡五
十六首詩賦二百八十七首較之所見稍加多
矣而篇秩殺亂句讀舛訛殆不可辨未幾又得

蜀本于歸善令張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
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閩本益加多矣而損
損甚少可以取正康佐以郡事倥偬遂屬教授
王維則伏校旁授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據依而
唐公之文遂爲全編因其名類勒爲三十卷命
刻板摹旣且將以傳示學者使知至人必有至
文而先生之名可以不朽矣且以成吾先君友
之之義而後世之尙友者愈無窮矣書成矣題
之篇末紹興二十一年仲冬左朝奉郎權發遣
惠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鄭康佐謹

跋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亦如之道散學非一家
言日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
此而寓之于彼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
是也莊周曰是其言猶時女也周書諷詭連狝
無端崖而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不仕不隱
不以萬物之好易北窓之涼卽其詩豈與魏晉
同其聲色哉先君自幼承學于皇大父若與蜀
先諸儒異轍也旣仕矣始紹聖詔政宣名稱益
高身日益困折先君常謂所知日後世有楊子

雲此復何憾嗚呼昔子雲亦蜀人仕漢不遇比
沒且無子今其傳非以書故耶其流風甚遠其
樹立甚大故其于文率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
扶雅黜鄭不爲苟作當是時如摻南風之絃以
遊北里雖濫吹雜然眾寡莫敵而平和雅淡之
音厭服于人心者且久而愈信也今其傳如存
舊如辨同實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
言寔崇觀以來邊警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
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斥其非幾以身殉焉
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夫臧文仲旣歿其

言立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攜束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窮惟其身方擯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也且先君觀子雲年與位皆未究先君有不令不孝之子雖存而玄不傳他日徒因其書之遺質之父兄見聞欲少發其端緒而家難流落復多散逸不果嗚呼尙忍言哉嘉祐熙甯間皇大父淹有盛名于西南學者爭宗師之益昌籠圖閣直學士陸公誥薦之于朝不報其徒蓋與蜀先張氏蘇氏

中分魯至其推明六經謂易詩書始著乾坤君
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春秋謹其變繫辭之
旨微夢奠不發春秋之作盡獲麟無褒獨推原
孟軻氏而挈然負異于諸儒者如此先君年二
十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先君沒後四十餘年
羅浮之人乃相與竊竊然尸祝而俎豆之于今
不志然則先君子雲之歎與叔孫不朽之言所
以期之後世者復何如哉紹興歲己卯立春日
男左朝奉大夫權知饒州軍州事文若謹書

洪龜父集二卷

鮑祿飲手校本

宋洪朋撰

文淵閣傳抄本

李忠愍集三卷

宋李若水撰 後附建炎贈官賜諡誥詞

靖康禍變敵騎長驅四郊多壘猛不可當所在
望風土崩瓦解欽宗皇帝擢先公於庶官兩持
使者節入尼雅滿軍誓欲捐軀以濟艱難青城
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時不得已而爲之者於
戲人誰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頤已解舌已斷猶
奮罵噴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爲
之變色日月爲之無光戰士爲之嗟惋敵帥爲

之羞畏先公已死適我大父母皆耄年故事迹
中略其所以死重貽二老人之深憂也獨稀歸
費守樞爲先公文集序今錢木於蜀中能不沒
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父淪亡因於秘稿
中又得其遺事始盡事之本末瀉懼歲月侵尋
世不得而知之他日當列諸朝所補史之闕文
先公雖死謂之不死可也孤浚泣泣血書

傳忠肅公文集三卷

抄本

宋傳察撰

後附行狀

晁公休撰

周必大序

函宋樓藏書志卷之八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四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舊抄本

梁季編

後附年譜行狀謚議等爲附錄六

卷

陳俊卿序曰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
事然垂二百年更強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
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

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
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
其變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是數君
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
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
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觀覽其遺文萊公他
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
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於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于文字議奏之間者
或簡重而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動

業惟稱李公近與子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恨
禧熙丙申子帥三山其子秀之哀集其文以示子
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子讀之而歎
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才有
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
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支則不足以永後世
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于用節
著于論水災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其
知焉子竊怪方敵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爲講解
遷避

之說公子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
萬乘爲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
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敘成敗利害灼然如
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
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
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于讒而不之竟也
光孝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
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
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之與時論
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勳

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于後
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
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
意自見于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
鄭亞謂李衛公繼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
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
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于多
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
朱子序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
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長之不齊是以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
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
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子
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
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
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
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
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
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
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

敵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謫官而去而不七年間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重圍旣解眾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

堂慨然以修政事禦強鄰爲己任誅僭逆定經
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做法招兵買馬經
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造張所撫河北
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
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
然在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時
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
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覆以終其身蓋旣
莫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凡若干卷其言正大
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凋飾而變化

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
出于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
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
晉使憲書其役以推明之憲謝不敢而其請愈
力不得辭也願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于宣
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宗
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
淪陷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
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
豈使玉業偏安于江海之滯而尙貽吾君今日

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
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之時而不勝夫氣數
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
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于然與嗚呼昔蒯
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歎安知異時不
有掩卷太息而出涕于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
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燕之
觀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
其不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
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卷之末使覽者無疑于

福公之言云時清熙十年十月既望謹書

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勳名震
夷夏其所抱負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
乎中興一代事業著爲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
文獻所存固已寥落況于靖康之事欲其無遺
逸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爲多亦足以見其
一時眷遇之隆至于設施之略奏議始末具存
史筆于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
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爲詳穎獨善
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于世故爲之書其刊

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
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歟

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爲心籌
畫計策胷次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
年于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
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稽異
于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
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厚而備文章歌詩奏議百
有餘篇其在政府帥府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

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退志制誥表劄集宣
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哉此叔祖
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卷帙仍舊而
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爲篇百有七十內以傳
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卷
是爲今書蓋其後諸人所離合譔次也得之先
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書問亦然則後
人哀集當無遺逸顧薨謝距今七十載獨子孫
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諉此書則實與國
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清熙末

年先子嘗繕寫投進併高宗爲大元帥時所賜
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獎亟命宣索宸翰真跡
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諡中間史院取索亦嘗
錄上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
恨無方板行大父遺文而于此書尤切大有欽
承遺旨 食痛心充員舂糗適帑藏空匱兩虞
使先後極盟鳩工鋟木太守今春官章公尙書
郎趙德甫皆助以費而尙書章公又幸爲之跋
以垂信增重于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閱
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

步艱難極矣一時謀議之臧否處置之當否敵
騎之所以旣卻而復至王室之所以再造而偏
安莫不係于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措于成敗
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有敢獨
以爲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
宏模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翁朱先生與今大
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他
書未傳大有不韙尙庶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
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旣望日孫修職郎差
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父游焉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相嘗讀書于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屋壁間者往往成誦應龍從旁習其辭間記一二至于今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儀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蓋鄉人無能收

之者每每爲恨逮守溫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于是得盡讀公之女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爲不朽以有後爲不死公之文旣得其子哀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眞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于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于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鏤

木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
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
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
事鄒應龍謹書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膺執轡而不可得分符
樵水適在鄭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槩
稟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于郡齋若夫出處大
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
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

公之勳烈又嘗于碑刻間誦公元憲上方詩適
足以見其憂國之憤數數不忘自此詩之外他
文蓋未之及見官書錦之鄉卽事未數月史君
以公文集錄諸板且命登董其事因得盡觀其
所爲文大抵英風義氣隨遇輒發其建議切而
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誌之文宏而溫調諭之辭
婉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
得冲澹高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
涕滂之意箴銘序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
中興文人固不爲少要知公之氣槩益不可揜

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刊于秋之九月成于冬之十二月其爲册三十有三爲卷一百八十集旣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于朝有職于列者皆得味其文想其人因以彷彿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爲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迪功郎邵武軍軍學教授黃登拜手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

注竊惟大丞相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

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
尤備邵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
尙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繡里蒞事
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
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盥手薰誦至于再三
顧雖不肖亦知興起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
凡三月而後成于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亦
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冬十
有二月朝議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
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余家三山寓于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
居之右于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
三朝御札批劄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
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閏郡遭火
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首
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卽刊補之
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興世教而武陽
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爲靖康執政以疑忌去
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蜂起
比公時湖南帥江西皆席不暇煖其所著立猶

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耶千
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附膺而長歎
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交急之秋比公時曾
不過蚤虱疥癬耳而鬚髮爲白于以知公之爲
難也追感前事識于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榮趙
以夫書

初寮集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王安石撰

周必大序

徽宗皇帝在位歲久文士詩人一時輩出不減

元和長慶間人物如參政程公待制韓公翰林
汪公初寮先生王公皆以文辭自顯號爲傑出
不可及者餘未易殫數也初寮益文健而深
詩麗而雅至于制詔渾厚足以風動四方則李
公漢老以爲當承平之世多褒揚粉澤之詞使
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不得施于戰士勿謂子孫
之謀更存輔車之勢不得加于叛國嗚呼其盡
之矣自往至今幾三十年請公之墓木何止拱
把讀之使人想見當時文采風流之勝劉夢得
云休唱內前供奉曲貞元朝士已無多是亦足

以爲初寮之歎也周紫芝撰

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裁割
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爲
世巨害著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
墨之職者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
高簡粹純王公禹玉溫潤典裁元公厚之精麗
穩密蘇東坡先生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
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騶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
節以和鑿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
此哉初寮先生太保王公自布衣文稱天下由

東觀入掖垣由烏府登鼇禁皆天下第一選司
內外制者累年其所製體大而義嚴事覈而言
深奇而不失止雄而不爲夸褒勳勞則布帶彌
丹青之信施霈宥則有雨露涵濡之澤文治平
則祥極乎鳳麟申戒飭則誠著乎金石嘉武節
則毅乎彪虎之威美文德則昭乎藻火之華皆
極其致蓋與本朝三數公不相上下而馳驟乎
燕許常揚之域若不以體製拘之駸駸乎漢氏
矣蓋公天才英邁筆力有餘于文于詩皆瓌奇
高妙無所不能故出爲世用者如此徽宗皇帝

卽位以來擅制詒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不謂

一代之奇文歟雲龕李邕撰

案此序蓋初寮內
外制專集也內外

制今不存惟此序見于

永樂人典今附載于此

橫塘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許學衡撰

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

鮑錄飲手校本

宋洪炎玉父撰

老圃集二卷

鮑錄飲手校本

宋洪芻撰

丹陽集二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葛勝仲撰

浮溪文粹十五卷 明刊本

宋汪藻撰

胡堯臣序 嘉靖

馬金跋 正德元年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翟汝文撰

莊簡集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光撰

松隱文集三十九卷 舊抄本

宋曹勛

洪益中序 正統五年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舊抄本 葉石君舊藏

宋葉夢得

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公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百卷昨已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索此本欲實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銘謹題

國史書目載石林公文集一百卷虞山桑思玄

百夕木頭書元
卷八
藏書目曾有之思玄去今百有餘年已不可得
此從毛子晉借抄子晉得于建康焦氏焦乃瀚
園後人也噫予末孫不克見先人之書又知交
寡少無由訪求有其志而無其力悲夫二十代
孫萬又名樹蓮謹識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

元刊本
舊藏

稽璠樓

宋陳與義撰胡穉箋

詩無論拙惡忌矜持瞻彼日月不在情景入玄
彼黍離離不分奇聞異事流盪自然要以暢極
而止彼訃謨定命遠猶辰告雖爲德人深致若

論其感發濃至故不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句比之柔腸易斷復何以學問著力爲哉詩至晚唐已厭至近年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於不可莊語而學問爲無用也荆公妥帖排冪時出經史然格體如一及黃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真欲盡用萬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辭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余嘗謂晉人語言使壹用爲詩皆當掩出古今無它真故也世間用事之妙韓淮陰所謂是在兵法諸君未知之者豈可以馬尾而數蟲魚而注哉后山自謂

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
然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惟陳
簡齋以后山體用后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
肌骨勻稱古稱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簡齋視
陳黃節制亮無所及則后山比簡齋刻削尙似
矜持未盡去也此詩之至也吾執轡古人豈敢
叛去獨爲簡齋故言或問宋詩簡齋至矣畢竟
比坡公何如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
論逼真則香不如色廬陵須溪劉辰翁序

案此元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小字雙

行大黑口第一卷賦二之十四卷詩第十五卷
則無住詞也稗字仲孺號竹坡宋紹興時人其
注皆注出處不同稗販而與酬贈諸人皆一一
考明里貫仕履眞爲簡齋功臣張氏藏書志所
載宋刊三十卷本前有樓鑰及稗自序此元刊
合并本兩序已失

簡齋詩集十五卷

明初刊本

宋陳與義撰

劉辰翁序

晦齋跋

北山小集四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信安程俱撰

後附行狀

程瑀撰

葉夢得序曰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卽爲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趨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

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
會有間之者復得閒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
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爲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
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
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爲難
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
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
其毀之者亦眾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
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搖
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

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
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
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
眾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爲
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
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
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豪加疵病信乎直道之
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爲文欲屬余爲序
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尙得
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夫天旣以是

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
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
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修哲宗史復起
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
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
先眾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爲論其本末歸
之致道名俱今爲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
舉亳州明道宮云

紫微舍人程公先生建炎己酉歲自太常少卿
出守嘉禾作肅過之館於郡齋會左丞葉公罷

政經從謁先生作肅屬耳屏間聽話言則聞公
曰別去未有復見日吾二人後死者其誌先死
者之墓先生曰左丞勳業未艾某不日溘先朝
露當勤大手筆紹興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
如約公從之僅述誌敘未及銘詩而薨然其藁
今傳於世也其略曰其爲文辭在司馬遷班固
之間進則掌天子書命退猶將付以太史氏之
筆蓋有不可誣者焉議者謂公之誌文實踐平
生然諾必不虛美以諛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
士大夫也作肅昔爲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

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於心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蒼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爲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爲毗陵筦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奇之謂人曰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

其所取又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

肅序

樵溪居士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劉才邵撰

周必大序

嘉泰元年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
聖制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
經天緯衣被萬物河嶽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
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
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

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絃視漢之遷
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
更群小崇姦紂正目爲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
至此而一危也惟我廬陵有濂溪之王櫛溪之
劉兩先生自作金城以郭此道自王公游太學
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
則疫藏夜則緡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
坐吹燈縱觀三書迨暇或哦詩歌或續古文每
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爲高嗟乎若
兩先生當妖禽羣吠而發紫鷲之鳴折楊騷歌

而奏清廟之瑟鵠冠妖服之競麗而觀黃收純
衣之製其有大勳勞於斯文其偉乎哉子生十
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
告子者太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樞
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子者亦太學犯禁
之說也今兩先生遠矣子亦老而歸休矣樞溪
之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
書曰樞溪集者示予請書其後予披而讀之見
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凡樞溪拔新領異之
詩登峯造極之文既摘張發揮不遺餘矣予尙

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以告予者于篇末俾後
學者有聞焉瀘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
書皆毀其板獨一貴戚家刻印印焉率黃金斤
易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
書人習此學有知當時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
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
者本皆泯然與草木共盡而斯文之傳與日月
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耳奚病哉古者聖賢君
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
如而已時之好惡足爲之動耶六一坡谷其知

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
學眾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
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楷溪諱才邵字美中爐
溪諱庭珪字民瞻皆擢進士第楷溪再中宏詞
科終官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尙書贈顯謨閣直
學士瀘溪晚爲國子監簿終官直敷文閣奉祠
云嘉 三年十月丙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
夫致仕楊萬里謹序